生活 【雲水天涯】

保溫杯

釋見量

沒去美國之前，我自認為是「好嘴道」的。因為肚子餓時，只要有白飯和醬油，就可以解決一餐了。去了一趟美國，才發現自己可不是那麼「好養」的。

記得那時從舊金山轉機飛到亞特蘭大，已經晚上11點多了，整整坐了4個小時的飛機，飛機上沒有提供餐點。聽說美國的航空公司自從911之後，虧損得厲害，為了減少開銷，飛機上已不提供餐點了。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一路餓到亞特蘭大。

一下飛機，很多人就直衝到機場裡的商店買東西吃。我礙於英文不是很好又沒勇氣亂講，選擇靜靜地在一旁觀察看他們究竟買什麼東西吃。看他們從商店走出來時，手裡拿了一杯可樂，而且是加了冰塊的，以及糖果之類的甜食。他們就吃這些？「可真好養的。」我心裡這麼想。相對於他們，此時此刻的我，在冷氣超強的機場內，又冷又餓的，好想吃一碗熱騰騰會冒煙的麵。可是放眼看去，那些商店賣的都是些冷飲和甜食，沒有熱的東西。雖然肚子餓，叫我吃這些東西，我還真是辦不到呢!

（繪圖／杜讓）

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

「沒有賣熱的東西，總該有熱開水吧！」我想。於是，我拿出我的保溫杯，厚著臉皮走去跟商家要熱開水："I'd like some hot water."。那個店員竟也聽懂我講的英文，二話不說酷酷地就接過我的保溫杯，裝了熱開水給我。當我接過保溫杯，打開杯蓋，那水的熱氣一直往上冒。我馬上喝了一口，終於覺得身體有了溫暖，心裡也才感到滿足。

後來，到北卡的州立大學讀五個星期的英文。學校的冷氣很強，我們每天自帶的午餐，到中午吃飯時間都已經冷了。還好我有個保溫杯，將茶包放進杯裡，就有熱茶喝了，也有精神好繼續上下午的課。有一個常和我們一起吃午餐，巴西來的同學，每天也會自己帶個保溫的餐盒。裡面放的是她的午餐，一罐可樂，還有一包冰塊。保溫的餐盒是確保她的可樂夠涼和冰塊夠冰。她一邊吃著午餐，一邊喝著加了冰塊的可樂，一副很滿足的樣子。有一次，我們問她有沒有喝過熱開水，她想了一會兒說：「沒有。」我們全都一臉訝異的表情看著她。

來到習慣冷食的美國，我才恍然大悟：叫我每天吃生冷的沙拉，喝冰涼的可樂，這是我目前為止，還無法做到的事。原來我的「好嘴道」，先決條件是要熱的鹹的，雖然它只是白飯配醬油。要是那一天我真能訓練到對食物冷熱不忌，酸甜苦辣不拒的話，那才真的是「好嘴道」。我想，佛陀到處托缽，已訓練到這番能耐了吧!

還好，這次來美國帶了個保溫杯。對習慣熱食的我，在面對生冷的食物時，它可是我最大的安慰呢!

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